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92 •



第八編

北平·天津

這一日的北平

辛不習

夜半，享得利鐘錶行底 鐘錶 廣告落在王府井大街上，像一片血，一閃一閃地，紅光裏扯出北京飯店一串渺茫底 鐘錶 樂底歌聲。虔誠底天主教徒在枕頭底下掏出了夜明鐘錶，隨即跑在床上默誦「聖主昇天節」底經文；過一會，西什庫頂大底教堂裏鐘燭忽明忽滅地亮着，十字架附近底鐘塔上響着十二點半底宏亮而又沉重底鐘聲。

滿天底星子打了個瞌睡，兩點十五分，平綫路清華園北十四孔橋地方，黑暗裏忽的迸出一聲響，接着飛起了一串炒爆豆似的連珠的鐘聲，有人晃着手電筒像一條長蛇，五個短衣的漢子在偷割電線，這時分從張家口開來的客車正停在清河站車頭上，閃閃光光地照着掛在木牌上的「……查本路沿線近來時有匪人竊用公電……定予嚴懲」的路局佈告。比這略早幾分鐘，一列從天津奔來的北平第 $\times \times$ 次鋼皮車喘着氣滾進東車站站兩旁幾百枝鎗口地向內一收，有人嚷着「立正，敬禮」，從車裏吐出來的客人一眼瞧見滿座五金行觸目的年紅燈廣告，心裏想「北平真的睡着了」。

三點五十分——五點五十分，時針在鐘面上打循環，這時間在歷史上是一片空白，六點鐘，順城街的電燈廠高矗入夜幕裏，煙

南地長了嗓子怪叫，叫聲驚醒了紅紅的半個太陽；一個早起的牧師在睡眼朦朧裏扯去掛在牆上的日曆，那上面寫着「五月二十日，星期三，一九三六年。」

各樣底聲音皆在興奮地發響，各樣的聲音合奏着都市底五色底音樂，這古城，平靜地安詳地，過開了駭能似的靜寧，在歷史上輕輕跨上一個新的，極其平凡的日子。

在市政府，八點鐘，有人嚴肅地在禮堂裏用宏亮地嗓子讀「經」，穿著藍袍黑馬褂的市長率領着科長科員們在莊重地躬行着「自今日起每日晨八時全體職員皆須參加讀經以敦禮俗而厚教化……」底典禮；同時在西什庫全圖頂大的天主教堂裏響着連綿不絕底鐘聲，站在十字架底下的大門吞進幾千個虔誠底信徒；九點鐘，全城各處禮拜堂皆響着「三遍鐘」，在公理會信徒們用快活的調子讀着「聖主昇天節」底經文；在東城朝陽大學，幾百個帶着愁容的失業青年正在問着「各大學畢業生服務運動大同盟第一次發起人大會」；有人用激昂的語氣述說着大學生出路的艱難與社會的不平等待遇；也在這時候或許比這略晚幾分鐘，師大學生會代表在辦公室裏議決了撥款被拘留在看守所裏的被俘同學的辦法。

出了西直門，銀灰色大肚子一天跑二十八趟來回的公共汽車恰巧和從妙家山騎自行車回來的滿頭鮮花的香客打了個照面；汽車後面用紅紙寫着「妙家山今日開山本車專供往來旅客

……「字樣。十一點，西長安街有一排軍樂隊吹着銅號，後面跟着穿藍衣服手擎「老黨眼藥」紅旗招牌的大隊，一個坐在廣告汽車裏的西服中國青年頭上戴着一頂「哈哈笑」的慘面具，怪聲嚷：「老黨眼藥真叫好……」這時候，西單商場門口的報販高聲叫：「日本新報，冀東日報。」一位穿藍綢緞馬褂的老先生跳上了電車，從懷裏掏出××政委會的徽章，露出一種毅然底微笑。

下午，商會裏掛出白糖行市每斤六十枚的招牌，前門大醬和香郁的脾掌櫃忽的發了脾氣，將茶碗摔碎了一地，紅着眼睛嚷：「媽的皮這叫受那門子氣！你娘的走私走到祖宗頭上來了，兩角錢一斤的白糖一落就四十枚，櫃上三百四十二斤存貨……」這幕劇的開始是兩點十五分，在西河沿交通旅館「白面房」有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因為「毒癮發作」躺在地上，平靜的死了；同時，平津清查處的門口不知在什麼時候貼出了一張佈告，內容是為體卹商艱起見准許「土藥店」商人前往經售，甘肅及其他各地採辦土藥。

三點鐘，糾察隊在和平門內捉住了一批賭徒，用繩子牽了游街；這時候，有無數的人在參觀中山公園的全市衛生運動大會，中山堂裏陳列的圖表都是飛着跳着的黑櫃子，一個穿黑衣的小孩子指着各國人口死亡率表上頂粗的黑櫃子向着旁邊一位三十來歲的大人說：「爸爸，你瞧，中國也第一呢！」生理陳列所的會場裏掛着「禁止吐痰」的招牌，一位綠帽黃褲的同志咳嗽了一聲，

一口痰飛出丈把多遠，正巧落在場外的空地上；也在這時候，苗家地附近突地飛起了一片不絕的鎗聲，一隊帶着紅太陽盔的軍隊在練習打靶；在三塊瓦，幾個短衣的漢子靜靜地屈下身軀，弄測量器，據說是「友邦」人員練習土地測量。

五點鐘，太陽漸漸地偏西，滿載着旅客的平津長途汽車在西長安街一下子擠在牆上；在市政府，某要人對新聞記者講：「華北外交無變化，今後宜注意防共踴躍。」同時，在城南一個車夫不知為什麼給刀子扎在脖子上。在哈爾飛大戲院在平安電影院，無數的女人掛在男人胳膊上，無數的女人用眼睛說着一句無聲的話。天漸漸的黑下來，七點鐘，晚報的標題用大字印着：「宋定日內赴察」、「滿定今晚返津，歡迎×駐軍司令田代。」在西單商場，在東安市場，五色的電燈亮得像一串花圈，獻給這古城的最後的花圈；在路旁，華昌號綢緞店的無線電播音機用怪聲怪氣的嗓子嚷：「蘇三——離了洪桐縣……」

有人靜靜地想：「五月，血的五月呢！」有人在流着眼淚，有人在笑；也有人在腦筋上畫了一萬個「？」

於是，這古城，靜靜地，安詳地，邁開路蛇似的步子，跨過了睡在日曆上的五月二十一日；這一天，極其平常的日子，表面上極其平常的日子！

五月二十一日

慧 娟（北平）

昨晚臨睡時，燈下一篇小說。那小說描寫着下雨的天氣，主人因為朋友失蹤，無聊的在山中踽踽亂跑。吹了燈獨自靜思，對那失蹤的人設了各種懸想。睡倒下去，不一會就聽起了風，接着又漸漸瀝瀝的下起雨了。一聽見真的也下起雨來，越睡越睡不着了。一切小說的實際的情景，都浮上腦子。這雨聲和那年一樣不緊不慢地滴着……我從那一寸的小洞中望出去，對着昏然的燈光，癡癡地坐了一夜。那一夜恐怕是一生最難受的一夜了。因為想到法官嚴厲的聲音，咬牙切齒倒像是要吃人一般，我想大概是那送命在他手中了。但是想到了他，則自己生死尚在不足之間，而他是必死無疑了。若使他得以生存，則我亦可泰然死去了。萬轉千迴地想了一夜，到昏小的電燈熄滅，天色微有些發亮，起了一陣嘈雜的騷擾，隱約聽到呼喊……

不想下去了，何必虐待自己呢。想層何益，徒自苦惱。——這陣雨下了，也許我種下的葫蘆會出土了吧。明早希望是晴天，決計去把土翻騰一遍，便牠快快長出，等藤子長了給他搭個架子，今年安穩還可以吃一回自家結的葫蘆了。明天也未必得晴，同那年一樣，——不想了吧。翻來覆去，到一點鐘了，才朦朧睡去。

他像活着一樣走來，同他說了一大堆話。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方手帕給我看，還是雪白的一塊。他說：「這是你給我的，我保存到現在。」我告訴他說：「做夢有時像真的一樣，那年我夢見你死了，陳看守拿給我一方手帕，說你臨死時請人給我，染着半邊鮮血。我

看見那手帕上的血，就以為是你的血，幾乎哭死了。那時我就疑心是夢，果然你說是好好活着呢。」後來他和我在玉蜀黍地裏亂鑽，鑽來鑽去，那玉蜀黍葉子老打着眼睛，終於又聽見槍聲。

日光滿窗，舉眼一看，已六時半矣。「真泉若有雙魚寄，好知他年來甘苦與誰相倚？」今日他已七週年了，夜台茫茫，令人何從猜擬？我翻身坐起，不知是醒時是夢中流出一點清淚，從鼻子旁滾了下來，將要滴到嘴角，我下意識的扯起衣襟拭去了。輕輕下床，蹣手蹣腳的走到前頭院子。看看地下葫蘆，還沒出芽呢。蹲下去用手鉤幾鉤，怪不得出不來，土太壓緊了，必須把土翻一翻才好。

到廚房去拿一個鐵火簍，翻着葫蘆旁的土，想知道究竟有希望沒有。便動掘了幾下，把依然白白的葫蘆子掘出來了。趕忙又埋下去。一算一算都掘起看看，可不是一樣好好的子，一個也沒有出來。一面掘，一面想，東出的太陽已漸上升，晒在身上，很有點熱了。這樣明朗的好太陽，把昨夜陰鬱之氣，完全驅逐了去。七年前的那天，在一夜雨後，天氣還那麼陰暗，清早上那刺刀聲皮鞋聲還有他那高唱的聲音，那聲音叫「普遍到陰暗的天空。當時我並未聽清，只覺得牆外有一陣騷動，還沒有想到是他，因為我們還沒有正式判罪。那天上午，號子裏地下潮得水浸浸的。下午又淅淅地飄着絲一般的細雨，陳看守遞給我那塊手帕，並說他非得很慷慨，教我不必傷心，三天後我去執行。那天却是好太陽，如今天一般。上午十時，被一個掛着大刀的隊長，領了一大羣荷槍實彈的兵士押着我

一人，到軍法會審處。在一個什麼辦公處旁，隔男人待處望很遠了。若是和先前那樣隔一層板壁，我還可以問問；若有待審的人，打聽他去時的消息。我孤獨的坐著，晒太陽，那臨時待審室本是會客廳之類，沒有關鎖的，廊下站著一個背槍的兵士。從十時到下午二時，先來了幾個人，招呼我打手印。我聽說打了手印就要執行，但是我還沒有判罪，怎就先執行起來？心裏難免覺詫異，閉著嘴一言不發，默默地站著。在那印色盒子裏使勁按了幾按，黑洞洞打了十個指印到紙上去。倒是那書記官向我說：「你今日判決，法官要下午九時來，趁此時無事先把手印打了也好。」打完了，一人又孤獨坐著，一直到夜晚十點多鐘，在明晃晃的電燈下提去宣判。他無從聽見自己的判決，我代他聽了。其次又聽自己危害民國，處有期徒刑七年。此時那法官倒是滿臉慈祥哀矜之色，在他一大篇的演說中，再三申述他是本著「刑疑惟輕」的宗旨，在成全他認為有希望的青年。可不是輕嗎？比如他是應當砍去九個腦袋的，而却只砍了一個呢？我一句話也沒有，由大隊兵士送去執行。在深夜十二時，大街小巷都靜悄悄，只有幾盞街燈。兵士敲開黑的鐵門，把我送進去。由一個熟悉的黑暗環境，又到一個不熟悉的黑暗環境了……七年来那陰黑的一天早晨，如像昨日。想牠做什麼，今天，又有什麼出奇？難道天天沒有活著的人紀念他們的死者嗎？

一二三……九窠葫蘆都翻了土，都掘出子來看了又重復埋上。留了一盆水，每窠都澆上一些。大概不要一星期，總會出來了。進

屋裏去，玉妹已在試體溫，服侍她大便，刷牙，洗臉，喝水，正想扶她出去曬太陽，聽老媽在和人說話，又聽有哽咽之聲。不一回，老媽來說兒子死了，要回去收殮，支一月工錢。我給她四元送她出去，叫她少哭，早回。她哭著說：「照他那樣抽白面的敗家子，一份家私讓他給抽完了，如今害我受罪，我還哭他幹嗎？可是兒子總是兒子，他死了，我可不成孤老了？今天是不能來您受點累，我明兒一早來吧。」我也不能說什麼。人家母子之情，死生總是大事呀。關上門進去，已八點半。趕著給瓊妹臥果，吃了出去。給她預備二十枚車錢，堅執不要，步行去了。瓊妹全付精力，都為四十元忙去，車也不捨得坐。送她出去，就給玉妹煮牛奶，吃早點。講一回老媽抵償之情。聽門口賣菜來了，出去買一斤豌豆，一條小黃瓜，六把蘿蔔，一斤芹菜，四把菠菜，兩條薑，共用二角。十點鐘大公報來了一面煮飯，剝著豌豆，一眼看大字登著走私問題。這問題如此嚴重了，何以我們竟沒覺到。私貨充斥，東西仍是昂貴，我連件大褂也縫不起呀。

午飯時，瓊妹回來。服侍玉妹吃了，我同瓊也吃過。叫瓊給我剪剪頭髮。瓊走了。玉妹睡她三年如一日的午睡。我拿著舊報也躺著去看。大報沒有什麼可看看，小實報上小新聞。第一面登著時社云：「冀察政務員會政務處長潘毓桂，外委會科長林耕宇，茲為聯歡起見，特於二十二日下午七時，假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宴請日方官紳，計被邀請者有松室少將，谷實武藤，花輪，清水坂垣，奧村，四十餘人，屆時當有一番盛況云。」那四十多日本名字，我慢慢一個

個都念念。又市訊：「日駐軍司令部附輔佐官濱田，接見記者談，韓人販毒，不但貽害中國，且妨礙帝國名譽，故日方絕對嚴重取締……」我又想到老媽子哭兒子，不知哭的怎樣了。

●四點鐘了。玉妹醒來，試體溫，嗽口，喝牛奶。玉同陳走來。他們拿了一把各色的紙花和鮮花，簪上瓶裏都插滿了。據說妙峯山今日開山，善男信女絡繹載道。妙峯山現在冀東境內，但佛法平等，寬親一例，友邦人士，觀光的也不少。山上帶來白衣神咒，鑲臉紀，觀音鑲異紀，各一本，乾隆御筆心經一張。在暮色蒼茫中，我送客出去，猶見一隊隊打鑼敲鼓的人，背的黃布袋，頭戴一團紙花，接連連的過去。他們指着道：「這都是妙峯山回的。」

金剛的帽子

莫言(北平)

今天早晨八點到九點沒有班。下一點鐘是王先生的機械學晚到課退，是王先生的慣例。每次教員晚到，是閒談的好機會，我們從來沒把牠輕易放過。

上課號吹過了，接着上課鐘亦正在敲着。同學差不多要到齊了。錢德廣是最後到的，頭上戴着新的法式法蘭絨逆帽，緩緩地走進來。

「小錢，好神氣！」王普搭訕地喊了一聲。

「哪兒買的帽子？」樊清華問。

「西單盛錫隔。」

「新開張，幹便宜點吧？」

「這才三塊五，要在同陞和少不了四塊錢。」德廣一邊說，一邊摘下帽子讓別人瞧。

王普嘻皮笑臉地向金耀光開玩笑：

「金剛，你老是不戴帽子，顯出那小平頭，還看挺像禿驢和尚，爲什麼不亦買這麼一頂帽子掩蓋住？」

「像金剛肥胖大個子，戴上這麼一頂帽子，更是够味兒。」大家都附和着說。

教室門忽然開了，王先生走進來，打斷了同學們的談話。

金耀光許是今天纔感覺到帽子的需要。下午材料試驗完後，一個人匆匆地上街去了。帽子買好，不用紙裏和匣裝，就戴在頭上。轉過來到西單商場溜了一趟，自己亦覺得很神氣。

已經五點半了。他走出商場乘電車回學校。

「太平倉！」售票生喊。

他下電車掏出表看時，已五點五十分鐘。爲要趕着吃飯，就僱了一輛洋車。

剛拉進前車胡同，對面就走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瘦弱漢子。這人滿面灰塵，頭上散亂着污穢長髮，長條的身子被一身破爛骯髒的衣服裹着。

「先生，賞給我幾個大化吧！」這人伸出黃瘦又骯髒的手來。

討錢。

金耀光知道這一帶地方有極多的「白面」。這人完全表現出十足的「白面」典型。沒有理會他。

車拉的很快，從「白面」旁邊過去。

突然間覺着頭上的帽子有人拿去。一邊轉過身來向後看，一邊喊着停車。帽子已無影跡。那「白面」亦不見了。他非常生氣。

「豈有此理！」

「先生，怎麼了？」車夫停住車，用驚訝的口氣問。

「帽子有人拿走了！」

「剛才遇見的那人，準是「白面」。定是他將先生的帽子偷去往韓國人家裏過癮去了。先生，認了吧！報警亦都沒用！」

他自認晦氣。

同學們從學校吃完飯陸續地走回宿舍。有兩三位同學在宿舍門口正在談着金耀光丟掉了帽子的事情，都顯出驚訝的神氣。

「這樣的事，可多了！」宿舍號房老楊却不覺着很怪異，並接着說：「在前幾天，對面十二號周家，夜裏把門被人偷了去。第二天報警派出所亦沒有找回。後來在北面韓國人家門口發現貼有招財門的啟事。周家花五塊錢纔贖回來。還有許多小孩在街上玩，被「白面」抱了到韓國人家當抵押，過一次癮。結果由小孩的家裏拿錢贖回。」

「我上禮拜日由東安市場回來，洋車夫都說要路過前

後車胡同，不肯拉我。總我解釋可以繞走別的胡同，才有一人拉我。」王茂森插嘴說。

金耀光仍舊光着頭走來。大家都停住了話。

文化城的一日

Y chang ao

一九三六 五月 二十一日 大風 在北平。

今早在東車站又碰見那個太陽牌的大高個憲兵了。

我和他碰見不止一次了，從前雖然常在東車站月台上看見過他，但也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從來沒有端詳過他的面孔，神氣，服裝，也沒有十分注意他的蹤跡，而且到車站總是有事，始終沒有功夫來考察他。

沒想到昨天有事到車站，偏巧又遇見了他！從水關的棧橋往下走時，向前一看，就見他大踏步在前面走着，他靠着那古老的城牆根，雄糾糾地向前走，手槍袋在身後斜掛着，身穿帶着佩刀，白色的階梯牆上面還帶着兩個支那字「憲兵」。長靴的大皮鞋踏在月台地上，咯噔咯噔地響。有他在那一走，車站上就不必看別人了。真倒楣！越不願意碰見他，偏偏遇見他！不但昨天遇見他，今天又遇見他！看樣子，他大概是在第一月台巡視一下九點卅分由北平開往山海關的車。不等那列車開，他就跳下月台，橫穿火車道，跳上第二月台，等九點二十五分從瀋陽開來的車。他從我站着的地

方跳上來，這個頭真不小，平常的中國人都沒有他高，大紅帽緣底下露出黑黃的面孔，皮肉長的真結實，眼神很利害，從頭頂上到腳跟底下，沒有一絲一毫的和氣地方。我的眼神和他的眼神打了一個照面，心裏立刻起了一個冷戰。風很大，他大概嫌月台的鐵籬底下涼，找邊上陽光的地方站着，我踴躍着，竭力鎮靜自己，不叫自己的憤怒的神氣，和他的目光接近。

車快到了，月台上立刻熱鬧起來，無線電播音機大聲報告平漢通車在九點二十五分進站，帶紅帽緣的脚夫們推着車子擠着從西邊走來，旅館的接站的也進來了，轟西頭是中國旅館的夥計們，轟東頭的就複雜了：有帶 *Grand Hotel* 的帽子的，有帶 *Wagon-Lit* 的帽子的，最多的是扶桑館的，日華旅館的，燕京ホテル的，接客的不用說了，有中國人，有穿木頭底鞋大寬袖子的女人男人和小孩子，複雜的聲音亂成一片。

東便門那邊火車頭叫了，鐵道上有風帆的聲音了。一會火車頭拖着列車，像一條毒蛇似的嘴裏噴着氣，冒着烟，張牙舞爪，瘋狂似地進來，這是一列 *Nagasaki* 車，看見了這樣的车，我就想起了我的家鄉，是這樣的车，把三百八十八萬方里的家鄉拖進了虎口，是這樣的车，把三千萬的父老兄弟拉進地獄，是這樣的车，運來了無量數的貨品，毀壞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是這樣的车，送來了成千成萬的虎狼，聲搖了天津，營口，北平，和其他的咽喉。叫我作了第二次的亡國奴，牠咆哮，牠狂叫，牠要奔涇州，牠要奔石家莊，牠要奔包頭，牠

要奔寧夏，在牠的威風之下，華北一萬萬的民衆頸項上都拴上了一條鎖鍊。

接客的穿木頭底鞋的小孩子跳着歡迎下車的客人。在嘈雜的聲音中，下車的一「友邦」人互相行着九十度鞠躬的禮，一而再，再而三地客氣着。許許多多的「奴隸」們，背着包袱，捆着行李，匆匆忙忙地走着。旅館的接站的忙滿照顧着各式各樣的客人。脚夫們也忙着替客人搬卸東西。人亂七八糟地東撞西走，在這時太陽牌的高個憲兵也不見了。向車廂裏望一望人並不多，聽說有許多熱心來保護我們高尚的人們的太陽軍都在臺台下車了。

我接的客人又沒有來，無聊地從前門走進東交民巷入口的地方，既開了一個金扇舞場，又開了一個國際運輸公司，這門前昨早有一輛裝貨汽車曾經停過的，而且還有幾個穿黃呢褲子的矮個子在車前車後工作過的，今早却冷清清的沒有車也沒有人了。

走到 *Red Hill* 路，風颳得越利害，路東一個營壘，灰色牆頭上邊插着一面太陽旗，旗子被風抖起來，雖然擺的很利害，但是牠直挺挺的沒有一個褶，無論誰走到門前，都要望牠一眼的。門前除了一個拄着槍的兵士外，又添了一個披着帶子的偵日官，大概也許是在歡迎什麼人物吧？

九點五十分出了交民巷北口，要到王府井大街，猛然看見一羣黃色的東西在這旁爬着，這使我吃了一驚，仔細往東一看，原來

交民巷的圍牆外，空場上，還有很多很多的黃色人物在那裏動作。有的跑着，有的立着，還處有些標靶，迎風擺着，算是假想的敵人。在這旁，這七八個兵士，爬了一會就站起身來往前跑，跑十幾步再倒下，左手架着槍，右手扳着機紐，對着標靶，瞄準，另外的幾羣，也同樣地演習。架着機關槍的兵兵兩邊，也好像是在那裏「吐吐」有的跳下圍牆的護城壕，在暗中襲擊。

一羣到了敵人（標靶）面前了，端平了刺刀，一個衝鋒，吶喊起來，殺上前去。敵人很鎮靜，不抵抗，一聲沒言語！

又一羣到了敵人面前了，端平了刺刀，一個衝鋒，吶喊起來，殺上前去。敵人還是很鎮靜，不抵抗，一聲沒言語！

另外一羣也到了敵人面前了，照舊端着刺刀，衝鋒，吶喊，殺！可恨那敵人還是不動彈，不抵抗，不言語！

這樣幾次黃色的隊伍完全得到了勝利，帶大紅帽綠金條線肩章的軍官才命令這些勇士們卸下背囊，搭上槍架，坐在草地上休息。

十點三十分，我很憂鬱地站在王府井大街的南口。電車來往，喘喘地響着，人擁擠着上下。賣報的小孩高聲喊：「看看日本的新興報！」「看看東日報！」將報從電車窗子伸到坐電車的人們的鼻子前頭。長安街上往來的汽車嗚嗚叫着，警察忙着手勢，讓路。閤老們也許玩了一宿到現在才回家睡覺，也許到×××會開會，照着××機關的計劃，修公路，修鐵路，也許忙到××人那裏，

商量條件，也許到公園去看牡丹，去看芍藥，也許……在路旁走着，在大車轆裏的兩條腿的馬，呻吟着，掙扎着，向前拚命地拉着，滿車貨物，膠皮車輪飛快地轉動着，無數頭變相的騾子，滴滴着，流着血汗。風吹着，大聲地吼着，驅動了街旁的槐樹枝子，牠們無處躲藏，彼此亂亂撞，出了呼呼的喘聲。槐花飛落滿地，剛落到地上，又被風滴溜溜地吹飛到別處。燕子不怕風的猛烈，從槐樹林頭飛到半天空裏，飄飄，飄了挺遠，一個翻身又鑽到高處。遠了，遠了，但是不一會又飄回來了，又鑽上天了，又和風去奮鬥了。

我忽然想到去年十二月九日北平青年在這條街上英勇的抗爭。他們爲了誰還了刀砍槍殺？爲了誰被罰監坐獄？我們難道就甘心作亡國奴了嗎？我們難道就甘心被人偷偷地給賣了？偷偷地給定了賣身文書？我們好像是在黑暗的曠野裏，周圍有許多狼，對着我們嗥叫，不拿出身上的武器，那個狼肯後退！掏出一根火柴來，點起曠野的荒草來，讓一星星的火光亮起，作幾萬萬星星的火亮，讓野火燒退了狼羣，讓野火肅清了整個猙獰的世界。

在回家的道上，路過內一區的門口，屋頂上也有一桿旗，旗子被風纏在桿上，模模糊糊的，只剩一個紅地，半顆星星，仰頭看天空，幸而天還存在，那個照着中國的太陽還高高地照着這文化城。

妙峰山進香

韓恩鈞（平北）

夜半醒來，聽見雨聲，心想反正一早走不成了，翻過身又酣睡。起床時已不早，雨早停了，風却排山倒海般的颳來。披上頭紗，正預備到辦公室去，王媽推進門來吃驚着問：

「您怎麼不去妙峯山啦？」我笑笑。風這樣大，雨後的山路，一定滑得難走。但看出王媽的神色，很嫌我燒香不誠心，她悠悠然拉長了那旗人特有的京調：

「您曉得，娘娘可真靈驗哪。今兒是初一，昨兒晚上一場淨山雨，下得可大啊。現在有風，待一會兒準停啦。」

風像狂了似的，吹得合抱的大柳樹連根在搖動，沒有稍定一刻的意思。我本想趁熱鬧去玩，毫無半點誠心，更不想「燒頭香」。風既然這樣大，也就罷了。王媽生怕惹我再出言不敬，得罪娘娘，也就不開口，眼看著我挾上書走了。

午後風勢果然漸殺，同行諸人又興奮起來說：「今天初一，一定特別熱鬧。我們就動身，黑夜爬山，沿路有的是燈光，風景更好。趕明兒一早下山，飯時也就可回來了。」年輕人在一起說得高興就行。不一會，我們坐上長途汽車，向妙峯山進發了。

妙峯山在平西北六十里，汽車約走兩小時，我們去時，沿路已看見幾輛的小汽車，人力車，自行車，驛車，載着男女老少窮富村僧，不等的許多香客。黃布口袋，掛在胸前，寫有「妙峯山進香」字樣，臉上也寫出了內心的一片虔誠。再往前去，已看見不少燒香回來的人了。黃布包頭巾上插滿了「帶福還家」的各色絨花，十分

鮮亮耀目。

我們到妙峯山山麓的潘各莊下車。在北荒客店打尖。院子裏擠滿了轎夫，「山背子」，賣草編小玩意的人們。我們請店主代雇定了幾個「山背子」，扎緊鞋襪，起身進香去。從山背子嘴裏知道昨天來了不少人，連夜上山進香去了。潘各莊屬「冀東」昌平縣管轄，為這半月香市當局特派了不少「保衛警察」，牆上也滿貼了煌煌然觸目驚心的「冀東」領銜的治安告示。我正在揣想這一角是怎樣的天地，却瞥見幾位「友邦」人士也正在朝山，佛法原是平等的，我又何苦自擾，強分畛域呢！

由潘各莊向西前進，這時太陽斜在雲裏，路上塵土不揚，香客絡繹於道，相見時大家點頭說着祝福的話，一片「虔誠」，「一路平安」，「帶福還家」等語聲不絕。走了五里，到第一個茶棚，喚作老爺廟，香客們到佛前參拜過，坐在茶棚底下休息。自有知客牽上了滾熱的小米粥和鹹菜饅頭。我雖沒有磕頭（據說不磕頭沒有粥吃），可是走得出汗，粥也就不客氣的喝下了。出來又往上走了三里，到了雙泉茶棚，我們又坐下喝粥。所有穿著黃布圍裙的茶役，大都從天津來的。用過的筷子，由茶役在他肩著的黑抹布上一批，算洗過了。碗是不管張三李四喝過，只要空下，就收去，又盛得滿滿的送到別人跟前了。真是佛法平等，人間到此才沒了軒輊。

「山背子」說：「再上去雙泉茶棚就遠了。」由山麓到金頂，共四十里山地。有八個茶棚，距離不一定相等，這一段路較長。經過

「三里平」翻過山頭往上走，不易到。沿途滿佈了乞丐。今天第一天開山，他們也特別喊得有點勁。對着上下山的香客，伸出手總不願空手回去。我眼見一位老太太，挪動着小腳，一步一爬。在每一個向她伸出的手裏，丟進一個銅子。我想她平日一定省吃儉用，爲了佛面上，居然肯這樣施捨。乞丐們都唱出一串詞兒，例如「上山增福壽，下山保平安哪；饓千里饒高香，萬里登慈悲哪；可憐我這孤苦零仃無依無靠的瞎子哪，老爺呀太太！」小孩子們則只喊「老爺太太，大姑兒，給我一個子兒吧！」一臉無邪，一臉天真。有些在一塊山石後，用亂石砌起，攔上沙鍋，燃着枯枝在澆水，水面上浮着老了的榆樹葉，看他們那對着鍋注意的神情，我心上在受一種責罰。好容易望見前面的茶棚，但半壁已被水沖斜了。石上刻着「磨鐵石河」四字。才知茶棚前臨山泉，據說茶棚內本有九位娘娘像，而今沖剩了六位。一壁順粘着嶄新的黃榜，求施修理費。幾條認捐的嫩黃籤，也已新粘上牆了。

再上去是雙龍溝。這裏的紅棗大米粥十分可口。待我們出來，走到半途，看見一位全身紅衣，腳鐐手鐐，三步一磕頭的還願女子，看她由人扶着才能立起，一臉嚴肅虔誠的神情，我無暇笑她愚昧，只感到一種虔誠的神聖。跟她的人說：「從昨夜子正上山，走了將近一天了。」到第五個茶棚仙花洞，天將暗了。剛遇「少林五虎」在佛前參拜，幡旗開處，一隊隊出來打拳比武，看此情景，那知人間何世。

一到大峯口，山背子說：「還可走去一半路了。」這時滿山路燈亮起，蜿蜒高去，上接天空羣星，晚涼習習，不知此身在人間天上。路燈上寫着「天津估衣商敬獻」字樣。上下山的山轎，都點起亮晃晃的火把，一路嗚嗚着各樣頌詞，來去如飛。回看山谷裏，也一路明亮着燈，我們不勝驚喜。再上去到了龍頭嶺，老遠就看見了電燈，裏面陳設非常富麗。喝着粥，聽聽來的鼓樂，有如到了天上宮闕。就只那小發電機的擾聲，略覺可厭。這一山的開銷，大都由天津商家籌來。據說一個茶棚，約費一千五百元。單做饅頭的麵粉，要二百多袋，粥米十大包，從北平來的運費，就要一百元。這一般天津客，在三月底就上山了。今天第一天開鍋，看客們是要餓肚子吃飽的。待我們到貴子港，已是來了一個茶棚了。玻璃的棚門，十分輝煌。再往西一望，妙峯山金頂已在眼前了。經過了不少的香攤，山杖堆，各色絨花舖，我們已置身香烟繚繞的娘娘宮裏了。在各處隨喜後，（罪過罪過）到客房土炕上睡時，已是午夜了。聽見一陣爆竹響，知道「少林五虎」已趕到進「千時香」了。我却不由得合上眼，休息這四十里山路的勞乏。

送別遊藝會速寫

荀爾非（北平）

咱們這暮氣沉沉的九爺府（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所在）突然變得活躍了！是甚麼興奮劑所致呢？

看吧！大門上，牆上，柱子上，以及那對冥頑不靈的石獅子，上，貼滿了紅紅綠綠的紙條：什麼，會場狹小呀，恕不招待來賓呀……尤其誘人眼光的，是佈告處那張遊藝節目單：什麼，五花洞，桑園會，鴻鸞喜，祭塔……一些引人神往的名字。怪不得多少無事忙的人都在電話處喧嚷：「今晚七點，請來敝校。這兒有歡迎送本期畢業同學會……」會客室裏也老早堆滿了人，呢呢喃喃地，不厭倦地談到喉乾舌枯。

在這逼近的下午，一切聲音都強調了。大禮堂是佈置會場，搬運椅子的拍拉聲；消費社的汽水瓶碰擊聲；鍋爐房裏火鉗聲；以及那不安地徘徊在大門一帶的脚步聲；都混為嘈雜的一片，描繪了這個素來靜如止水的「王府」罕有的「動靜」。

鈴聲搖響到每個角落，於是畢業生怨怒忙忙地去照相呵，聚餐呵……非畢業生却匆忙地跑到會場去，帶點愉快的焦急：人怎麼還不來？

來了，你一批，我一批，陸續被大禮堂吞進去。這倒楣的禮堂今天走運了，在熱鬧中，誰能想到牠平日是那麼空虛冷落嗎？隨即，在那如包圍在薄霧中的燈光下，螢火般地閃灼着生髮油的光，草履的光，慈丹的光，紙烟蒂兒的火光，這麼多的光芒炫耀着：誰的客人最多？

低語，呼喚，笑聲是前奏曲。正如黃昏時的蚊羣一樣。但是有誰記得在一個「嚴重問題」降臨時也受人冷淡躲避嗎？

畢業生在歡笑聲中魚貫入場，看了這些隨即要投身入社會洪流中的勇士（我希望她們這樣）也有那懷了杞憂的人，在她們莊嚴欣喜的外表上找出憂慮嗎？

「努力呀——別忘了母校……」這是一套聽得夠了而永遠說不厭的老調子。是那個細小的聲音在……着這次又批發一批，幕敗了千百隻眼射到台上。不管悲劇或喜劇，笑聲總多於沉默。的確，這是故都的京戲，多少人都迷醉在這個眠性的音樂中，不勝羨慕那些表演者的技能之圓熟。據說當「票友」正式出台，在好些學校都是常事，我們這兒大概沒有，雖然表演者的技能已經足夠。

這喧鬧一直到半夜，這夜是暫忘一切的。明天，又將帶着「嘆息」來！

看了「從紐約寄來的信」以後

李 行（北平）

今天在北平某報，瞧見一篇從紐約寄來的一封信，載於副刊的起首，題目「海外歸鴻」，介紹美國佈置最堂皇的一個戲院（Radio City of Manhattan）地上是一寸厚的軟氈，牆上是五彩的屋頂，什麼佈置都是新奇的，色彩也很調和，上海的大光明簡直不堪與牠比較。還有美國法律上是禁止裸體淫淫表演的，可是那

些舞女可以舞到把所有的衣服都脫下，只留一塊極薄的紗遮蓋在身上，那麼她們便不算犯法了。她們脫衣的方法才巧妙，好好的把衣服穿了起來，在臺上走一二轉，只要輕輕的那麼一拉，便將全身的衣服都拉下來了，美國男男女女都愛看這玩意兒。我想這位海外的錢金者，大概也愛看這玩意兒，因為中國沒有「巧妙的那麼一拉」，而且地上還沒有「一二寸厚的軟氈的戲院」，所以這位錢金者離開了現在數千萬災民哭聲的週圍的中國，能跑到美國，能看見「巧妙的那麼一拉」，沉醉在「一二寸厚的軟氈」上，自然是個幸運兒。我們能在海內聽見這封信，實在也算幸運兒。可憐，除了知道美國真好，中國真壞以外，再也找不出什麼來。譬如他信上說：「去中國街（China Town）吃飯，這地方之勝是有名的，中國人不愛清潔的習慣到任何處都不會改。」這自然會招錢金者的鄙視和憤恨，也會紆迴九折而唏噓唏噓，——終於是唏噓唏噓。

這樣的介紹「美國真好」以後，就跟著對他那位朋友勸告一番：「北平却又是培養個人靈魂最好的地方，您可以懷古，您又何嘗不可以思今，那裏有靈秀的山水，供遊客們感嘆，N！好好的利用您在故都的生活，把您自己養成一個有思想，有靈魂，有美感的人呵！」

這位錢金者從「一二寸厚的軟氈」上看到「巧妙的那麼一拉」，深感到中國無與比倫，大概唏噓唏噓以後，才勸告這位N！，何嘗不可以好好利用靈秀的山水，來養成有靈魂，有思想，有美感的

人！我呵不知道現在中國有了美感的思想和靈魂的人，就能醫治那數千萬受着痛苦的人們嗎？美感的錢金者呵！北平已快不能培養美感的靈魂和思想了，牠快變成淚和血的場面，會使你們感到唏噓唏噓。你要是再勸別人搬家去培養美感，除非搬到你們迷着的美國；可是不久的將來，你們也會變成猶太人呀！你們沒有權利處理你們的財產了，那時，你們也就變作亡命之徒，你們美感的靈魂和思想，恐怕是再也不會存在了吧！

這一日

丁 非（北平）

一早到東城去，車過天安門，沿路都很寧靜。宮牆依然是那樣地紅，樹梢依然是那樣地綠，但對於這些，我能有什麼感想呢？我只看見，在天安門與午門之間，有正在打着太極拳的零零落落的幾個人——頭剃得那樣光，眼睜得那樣細，手足動得那樣慢，恰像一羣驚者在淺灘裏撲魚。把這幾個似動非動的蠟蟲式的人物，和那背景的耀眼的紅綠色彩配搭起來，簡直是一幅滑稽而又憂鬱的風景畫。想到這些人物，回頭就將在尊經學社裏正襟危坐，虛心誦經——將來幾乎可以服服貼貼。我幾乎寧息了。

然而，回來的時候，坐在三路電車上，我却看見了另一方面的飛躍。單牌樓附近一帶的草場上，新來的客軍正在舉行操演，步馬齊全，氣勢頗盛。與這舉動互相輝映的，是遊行於東長安街的迎

和賽會似的「老篤眼藥」和「味之素」的廣告隊——穿着奇裝，扮着鬼臉，踏着高蹺，跳着獅子，打鑼擊鼓吹喇叭。當草場上滴溜的客軍成縱隊向西進行時，這兩個隊伍恰好成為兩條平行線。

於是我們頓悟到，這便是「陰部」的具象化。

回家看報，知道「華北新增」軍運日積有來，月底可全到。」

又知道北平市政府主辦之衛生運動大會已定五卅為全市滅蠅日，衛生局昨已通告市民一致滅蠅云。

妙哉，「五卅滅蠅」聽說還是雙關的。不待言，自然也是「陰部」的表示。

下午，在課堂上遇見了久違的「君」。真正是久違了，他是於去年十二月間，和好幾百個青年一同被抓進監獄裏去，而於前兩天纔放出來的。但下了課，在休息室裏遇見「君」，知道從前抓進去的還沒有全放出來，而在這一星期內，又抓進去了三十幾個。他們被抓進去的理由，只是因為他們的心還在跳，血還在流……

記得紐約太晤士報記者「W. A. 氏」有文云：「養着兩百萬以上軍隊的中國，只是救中國人自己的。到了國家要亡的時候，唯一防衛國土的力量，却只有那些赤手空拳在冰天雪地中力竭聲嘶的男女學生。」又云：「如果我們要說中國不會亡，那就要看這些不顧亡國的學生如何喚起中國的大眾，和他們的敵人拚命。」實話是多麼沉痛而又多麼令人興奮着。

是的，要救中國，只有我們這些心還在跳，血還在流的人，團結

起來！

到今天，五月已經悄悄地過去三個星期了；這一長串日子，幾乎過得太陰鬱。但我並不悲觀。過去了五月，我們還有六月，七月，八月……只要我們沒有死盡，我們總有光明的一天。

青年微弱喊聲的又一韻

張效華（北平）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在朝陽學院開有一個北平各大學一九三六年畢業生職業服務運動大同盟的發起人大會。參加的計有北京大學，朝陽學院，平大，法商學院，中國大學和平大工學院等各院校的同學一百餘人。

開會時，主席陳劍萍先生報告所以成立這個同盟的動機，便是鑒於目下我國社會組織的紊亂，分子機構的不健全，社會心理的衰頹和現行教育制度的缺陷。主要的目的在於喚起政府對於嚴重的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加以深刻的注意，來施行普遍的救濟。當時在生議決案三項：

1. 定於下星期開籌備大會。
 2. 推舉陳劍萍，李崑，楊洪青等十三人為籌備委員。
 3. 發表宣言，說明成立的動機和理由。
- 這樣的一個集合，表面上似乎極平淡，但是在實質上，却是由

無限悲憤和失望的情緒繼續成功的，整個表露着在這個形勢淪落的舊社會制度下，被稱為國家未來主人翁和民族命脈的青年，走頭無路的悲哀。

近年來，政府和各學校對於這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似乎也相當的注意過。像去年中央設立的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和各大學設立的畢業生調查介紹所，都想設法解決這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可是表現在事實方面的，只不過登記些大學畢業生的姓名和履歷，至於實際上給過幾個失業的大學畢業生以相當的職務，却很難說了。假如失業的根本原因是在乎人找不到事情，而事情又找不着人的話，這樣的救濟辦法，便算成功啦！然而大學生所以失業只是爲了社會上的職位太少，尋求職業者太多的緣故。

此外「所學非所用，」一「學問和事業脫了節，」恐怕也是造成了失業的一個主要原因。這不能不歸咎於現行教育制度的缺陷了！從歐美抄襲來整齊培養紳士和士大夫的方式，是不合乎我們弱小民族用來挽救國難和戰爭國存的。

我們民族需要國士。惟有向阻止我們生存和社會進步的惡勢力宣戰，忍痛從我們的骨髓深處，剷除帝國主義和封建餘孽的惡勢力，那時候一切建設事業才談得到，而大學生失業問題也就不期然而然的解決啦！

銀行的早晨

奈 通（北平）

太陽還沒有從東方抬頭，一個十四歲的童僕垂下了睡眠從××商業儲蓄銀行大樓屋簷一開在廁所隔壁士敏土的小屋子裏出來，挾着抹布雞毛帚一類清潔用具下樓走到底層銀行的營業大廳。富麗寬敞的大廳這時祇被他獨佔着。他的眼睛還帶着紅絲，沉默地整理着行員先生們的辦公桌。第一件挺要緊的事就是翻過一張案頭日曆，再把橡皮的日曆圖章捺過一天。因爲五月廿日已經過去，現在是開始五月廿一日了。

銀行是靠時間過日子，過一天銀行就可以賺一天利息，有了利息就有了股東的股息，董事的車馬費，行員司役的新工……要是他疏忽這件工作，日曆上仍舊留着昨天的日期，說不定簿記員會把存息或欠息少算一天，致連會計主任的譴責，而簿記員又會將所受的氣轉一筆帳轉到童役身上來。每扇一個還算便宜事，最怕是被操他生殺之權的庶務先生扣一元或二元的工資。（不要說這數目小，他已兇狠地佔了他每月工資總額百分之四十以上。）這些過去的教訓他常會在早晨溫習一遍。櫃內已經整理清楚，汗水已從他的肉體鑽出他的黃制服。他望了一望各桌上的案頭日曆，彎曲的阿拉伯字露出一副苦笑的臉。他透了一口氣走到牆角的小桌子旁坐下，準備着有人來喚他的兩個名字：「Bo」與「叮叮叮」（叫人鈴聲）。正像運動員等候着發令的槍聲一樣。這天考動冊上第一個簽名的是每月拿廿一元薪俸的「額外試用助員」李××。行裏因爲市面不好已經有三年停加了薪

俸，寄得他老是滯留在這個又長又不推的「台銜」上。中學畢業那年，爲了羨慕銀行員高樓大廈的生活，才託了母校校長荐進了銀行。想不到一進行，經理會計主任的面孔與同事的眼睛使他藏著熱血的身子冷了半截。但又因爲一時找不到別的職業，祇得一天一天混下去。本月十五日領了淨薪俸九塊錢（廿一元扣去膳費十二元）買了一雙皮鞋去了七元，再化了一元零碎，今天袋中只存法幣一元。到下月十五日尚有廿五天，怎能夠度得過去呢？他年紀已經廿五歲了，生理方面似乎需要一點溫柔，可是自己都養不活自己，那有辦法來養活二個人而至二人以上的人呢？他又恨又氣又沒有辦法。頓時有許多「與」「？」的記號從算盤子中間跳出來。

嵌在大理石牆壁上的電鐘指示出九點半的時間了，櫃內的行員差不多全了。有的在看報，寫信，有的幾個人聚做一堆在談麻將電影回力球。忽然大家的視線集在後面的入門處。原來一位又換了新「行頭」的蜜絲張挺著胸扭著腰面帶微笑嫵媚而來。她一來，剛才幾個小團體都自然地拆散了。大家都圍在她桌旁談笑。我們可以聽得到在許多男子的聲音裏露出了銀鈴似的笑聲。她是董事長荐來的人物，行中幾次裁減冗員她一點也不動。爲了在家裏煩悶，她才到銀行裏來透透空氣。在儲蓄部做記帳事務，一天祇登了七八張傳票就喊著疲倦了。好得每天終有人自動的來代庖，四點一敲，大衣一披，皮包一擱就可走了。那位會計主

任也很明白事理，再看她女性份上，自然應當特別體惜她，常以笑臉相向。當然他對她的笑臉不是用來對其他下屬同事的。

忽然來了一陣汽車喇叭聲，看門巡捕把大門拉開了，走進一位大腹便便的經理先生。櫃內起了一陣騷動，各歸了自己的座位。經理先生在經理室裏長背皮椅上坐下，翻了一翻報紙，呷了一口茶。他第一件要公便是在懷中掏出的本皮面小記事冊上計算他個人投資在公債，標金，棉紗，外幣，股票……的盈虧。如果算出的情形是良好的，尚無問題。要是虧了錢，這一天人家就不容易伺候他。他在算盤上噉刺了一會，自來水筆在小記事冊上寫了許多阿刺伯數目字，又拿了「行情單」端詳一陣。眼睛又望了吐出的煙圈兀自出神。

蜜役推門走進了經理室，遞過一張廿五年五月廿一日起息五千元定期存款券。他被這今天第一筆生意驚醒了，才慢慢地放下雪茄煙，接過毛筆寫了他自己的簽名式，再蘸了牙章。那蜜役嗅著了雪茄煙的氣息，禁不住咳了幾聲，但又不敢多咳，用手掩住了嘴巴，拿了已經發生五千元效力的定期存款券，輕手輕腳走出了經理室。

接見

牛生（北平）

昨夜下了雨，今早天氣十分涼爽。騎著車迎著太陽前進，風數